紀念李雪廬長者專輯

憶李炳南大德

世世常行菩薩道　原無所謂來去

念念不離衆學子　示現本即無生

沈家楨供養

恭輓　雲廬夫子　　受業弟子周宣德

釋儒冀並風徽，慧炬明倫同循矩矱；

淨白薪傳盛業，雲巖廬阜永仰師承。

哭李雪老

聞道廬山梁柱折不禁涕淚滿衣裳
百年世壽悲緣盡卅載知交感誼長
諸部兼宏浴洽海一人不捨渡慈航
遠公抱節結蓮社子美飄零未返鄉

呂佛庭

恭輓　雲廬夫子　　受業弟子周邦道

臺嶠棲遲近卅年，崇內典、融釋儒、建道場、弘教化、培人才、布書刊、播法音、利羣萌，尊乾領同倫最為第一。

蓮宗倡導懷諸老，許止淨、江易園、夏慈濟、梅擷芸、戴德充、徐蔚如、黃智海、王水鏡，寂寥悲碩果，誰復開先！

其二

匡阜遞靈巖，淨土法門，苦口婆心，經已弘揚繩祖武；

雪廬光接下，等身玄著，高文至道，願當度印廣師恩。

恭輓雪公老師

五十餘載興學辦教儒佛並弘傳道授業解惑
功德廣被名垂千古
百歲高齡修身養性事理無礙念佛講經說法
慈光普照師範長存

學生吳永猛敬輓

恭輓雪公恩師

其一

慈光座下破迷啓悟妙諦宣流恒使淨土宗義顯
恩澤永憶
正氣街坊捨報生西法堂柱倒空遺華嚴講席殘
佛子何依

其二

四十載儒釋兼融吹法螺敲木鐸仲尼絕學
賴顯揚
九七齡演音不輟化群倫醒世迷維摩典範
長懷思

弟子陳清香敬輓

廿餘載扶履追陪如沐春風化雨愧立程門慧
業無多空仰止
九七齡功德圓滿翹瞻華蓋寶幢樂歸淨土清
輝宛在杳音容

雪公世伯大人示寂生西

世侄王仲懿叩輓

敬輓雪廬導師

本福德因緣，常寂有光居淨土；
持慈悲願力，娑婆重返度羣生。

隨學弟子王德超

敬輓雪廬太夫子

恍猶地藏化身，濟度群萌，
卓絕施為由大願；
辱表先慈懿行，貽留奕禩，
迴環傳記仰崇恩。

門下晚生周春堤

台大晨曦校友居士林公祭文

雪公夫子，儒佛圓融，在儒為聖賢，在佛為菩薩。現白衣身，作獅子吼，善導羣生，澤被學子，破我迷執，正我知見，循循善誘，諄諄囑咐，淨念相繼，一心不亂。恩師捨報往生，弟子痛失怙恃，師恩浩蕩，大如須彌，誓遵遺訓，四為三不，斷無盡煩惱，度無邊衆生，學無量法門，成無上佛道。祈求　恩師，乘願再來，照娑婆以慈光，教有情以明倫，高擎佛陀慧炬，廣建人間淨土。阿彌陀佛，尚饗。

澹泊似頭陀．堅強做菩薩

／仁俊法師

炳老生西後，我寫了一副輓聯與一篇短文紀念他，寄給「菩提樹」發表。

本月二十九日午後一時五十分，連接兩通長途電話，周宣老說「慧炬」出專輯紀念炳老，要我再寫一篇短文，宣老這麼熱忱崇善，我立即答應了。

我對炳老的直覺印象：澹泊與堅強。在我和他僅有的兩度敍晤中，總覺得他生活得極其平淡、簡單、篤實、虛默，沒有一丁點門面做作，人情花樣。他這樣的精神、風格與印象，時常在我的心底現行；總覺得他與佛法分不開，也少不了他；因爲他對現代中國佛教實際貢獻、護持、感召與影響，不是虛幌的層面，久已從佛法本質上落實紮根；現代中國佛教界最急需之一——像他那樣落實紮根的人。

從生活的各方面體認、瞭解、證明他：是一位修與學、行與知、信與願兼顧並重的長者。由於他對佛學有根柢、能體悟、善運用、勤警勉、嚴擇抉，所以他的修與學、行與知、信與願都能透脫久已混雜含糊的佛教表層現象，深觀深入到佛法核心——清淨健全，他從這裏安身立命，也從這裏忘身爲法。他甘於默默地修學立己，勇於亟亟地奔走爲人，全憑着清淨健全的志性把得穩、立得正、做得決。他很少批評混雜含糊的現代佛教，顯得他的心腸寬豁，氣象雍穆；但是，他的作略與措心，總是一味從清淨健全中注力、着眼，不肯遷就阿合，不屑乘機造勢，護持佛法體統，琢鍛自家質品，從這一特徵理解，肯定他的內心外行，就知道他是一位極理智、最明正，以佛法「爲己任」的人。

一般說，懂一點佛法不太難，懂得、體踐、觸及佛法根本意趣，發揮實際精神，就非常非常的難了！尤其是，現代中國學佛者，多自命爲是學的大乘法，在不重學（佛教的學與修是一貫的，以學導修，以修驗學；「三世諸佛皆從學來」，學即是修）、不重擇（抉是非邪正）的時尚中，急需的、強調的是方便、是圓融（眞正的圓融是八地以上的聖境）、是隨緣、是福樂，甚或誇炫神通（請注意！不要忘記「人通」，）足以解決一切問題。整體而貫攝

世出世的大乘道，約實證說，圓徹超絕；約修學說，其體系、層次、步驟與知見，都非常獨特、分明、井然而精諦，決非僅僅強調幾個口號，或倖求苟圖所能濟事。不幸！目下一般學或講大乘道（行）的人，都跳不脫這個窠臼，喝不破這種心態。佛教界許多積習流弊，隱患明累，都從這裏釀發而暴露不已。炳老乃是一個深心明眼人，他早已看穿了這些，所以，他一面沉默地抗拒，一面悵奮地提振，抱定著：不尚空談，不墮有執的意趣與行誼，精精誠誠地體認三寶的整全性，以身心性命作爲體持、建立、實現三寶清淨道場的基根。

他有了這種基根作底襯、做導準、爲辨鑑，所以他存的想的，說的做的，總是配合、相應得念頭明正，意底敞朗。學佛法，明正得有了力，敞朗得開了心，內無缺憾，外不佔戀，就成爲一個不倒亂、不退沒的決定根性者。凡能淨化佛教形象，健化佛法精神的；撐持佛教與體踐佛法的若僧若俗，一開始，總是這麼策勉、困逼、淬礪自己做成這樣的決定根性者。這種根性是從體見佛法根底，把定淳粹意念，積充雄毅精神（氣能、勢用）而練成的。佛法的不共處：破我離欲。生死的根本——我，生命的陷阱——欲，最正確的修學起點，都從這裏點轉、勘破而超越之。修學的歷程中，首須提撕的——澹泊；從澹泊中寧貼、平寂得不受（我）惑、不著（人）欲，掉轉得淨淨落落，也回顧（恤護）得誠誠摯摯，最理智與最道德的思與行，必須如此，始能整合而貫徹得不脫節、肯荷擔、能犧牲。佛教行者能吸住人們的心眼，造得了、轉得透人們根性的，沒一個不這麼著力、致身的；炳老自然也不例外。

我在祖國期間，時常聽人談到炳老的活計，不外乎儉省、淡泊、簡陋、恬安，煞像個十足的頭陀行者。的確，物質生活對他來說，眞個是看開了。但是，他看得開，不單是心境上的慰藉，身體上的調練、運持與照覺，也都一一安穩下來，三業提昇、發達得均衡稱應。我覺得，他的三業平衡稱應，是他修學中獲致的眞受用；他活在這樣的受用中。吃的比人差，睡的比人少，做的却比許多人多得多，直迄九七高齡，還不肯一息怠緩，輕鬆輕鬆。這麼種恬澹精進的精神、志性與責任感，是多麼值得吾人讚嘆、景仰與借鑑！

澹泊，從聲聞頭陀行的消極邊看，往往與厭世怖苦相連，厭怖感過於深刻、嚴重了，則必然拋却悲濟，溫求速證自了。還有，偏於頭陀行的，個性強而通性缺，不易養成相互和敬的氣氛、道風。因此，聲聞中一分的撲淨頭陀行，可視爲修行的「莊嚴」之一，無須乎太強調、偏重。炳老的實際生活——獨身獨住，可以說是一位眞誠的「心出家」者。他沒有一般的生前生後的掛慮，直蕩蕩健朗朗地過活。一逕爲人忙、爲法忙，突越了聲聞頭陀行的消極性，鼓足、充滿了菩薩的行願、天職與義務觀。表面看，頭陀風格與菩薩氣魄，迥然不同；其實，從大小乘「欲爲煩惱本」的共性看，持重以悲節愛，化愛爲悲的菩薩行者，也還是要從澹泊中對治、遠離而消融愛結。「雖有妻子，常修梵行」的維摩居士，就是個最明顯的例證。因此，正視現實問題的菩薩行者，總不會忽視澹泊的頭陀行，只須厭怖感不掩蓋悲濟行就好了。

炳老平生的一切，盡讓人看得清清楚楚，盡爲人做得周周到到，這完全得力於澹泊與堅強。紀念他，從他澹泊得似頭陀的風格中體認佛法清淨本質，堅強得倣學菩薩的行願上練磨身心格局，在世出世法中，就能決定獲得眞受用，起得大作用。我這麼說，親炙過炳老的人，同意麼？

末了，我還要說一句：炳老往矣我永念！

七十五年五月卅日午後一時五十分於驚危室寫

李公雪廬導師平生

周邦道

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八日，在慈光圖書館報告

主任委員、諸位法師、諸山長老、諸位長官、諸位嘉賓、諸位治喪委員、諸位大德居士、諸位同修：今天我們導師李公雪廬老居士舉行公祭，承主任委員之命，報告導師的平生。謹分四大部份：一、簡要事略，二、偉大貢獻，三、歷史地位，四、吾輩責任。

一、簡要事略

導師諱懿，字炳南，號雪廬，山東濟南人。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庚寅十二月初七日生。光緒、宣統年間，入山東法政學堂，專攻法政。而於經學、史學、文學以及醫學，都博涉研究。佛學方面，從法相唯識入手，轉而參禪修密，自皈依印光大師後，認爲三根普被、利頓全收的念佛法門，最爲穩當可靠，於是專宏淨土宗的教義。因出身法政學堂，曾任山東莒縣的典獄長，在此期間，協纂莒縣縣志，爲總纂莊陔蘭心如老翰林所倚畀，縣志完成，薦於至聖先師孔子奉祀官府爲主任秘書，隨奉祀官播遷台中。三十七、八年來，除處理公事外，即講經說法，宏法利生，並兼中國醫藥學院、中興大學、東海大學、靜宜女子文理學院教授。體氣原極康強，近年因食物中毒，仍抱病宣講。不幸於本年四月十三日即丙寅三月初五日晨往生，世壽九十有七。

二、偉大貢獻

導師平生偉大貢獻很多，撮舉其要，概爲六點：㈠講說經論，㈡建立道場，㈢慈濟苦厄，㈣昌明倫理，㈤培育人才，㈥宣流法音。

㈠講說經論

導師以前在濟南莒縣、重慶，已到處講說佛法。抵臺以後，行裝甫卸，即覓借弘法地點。將近四十年來，或借寺廟，或借學校，或在自己所建設的道場，主講佛家經論，或講四書，或講文學，或講唐詩。入世的、出世的學問，多非常淵博，所以台中的一般人士，都喜歡聽講，奉之如活菩薩，稱「李老師」、「老師」而不名。台中、彰化、南投、苗栗、新竹、桃園、台北、宜蘭、高雄、屏東等縣地方，也常迎接前往講演。

(二)建立道場

導師初期講經，多在法華寺、靈山寺、寶覺寺、寶善寺、佛教會館、愼齋堂、菩提場等處，以靈山寺爲最久。四十年秋，由許克綏、朱炎煌二居士，購綠堤巷民屋爲地址，建立台中市佛教蓮社，經二十餘年的經營擴充，才成就如今莊嚴傑麗的氣象。四十七年四月，增建慈光圖書館，五十二年四月，因印順、演培諸法師之助，增建太虛館，爲講經道場。此外，又設置霧峰、豐原、太平、員林、水湳、東勢、鹿港、后里、卓蘭等佈教所多處。

(三)慈濟苦厄

導師慈悲爲懷，痌瘝在抱。抗戰期間，敵機常來重慶一帶，爛施轟炸，彈如雨下。而爲振濟會奔走救濟，毫無懼色。來台不久，即設中醫診所於法華寺，並親自處方施藥。蓮社成立，舉辦文化慈善事業，列爲三大社務之一。在慈光圖書館，供給民衆閱覽圖書報刊；附設慈光托兒所、蓮友子弟輔導團。創立慈光育幼院，分設慈德托兒所、慈德幼稚園。創立菩提救濟院，後改名菩提仁愛之家，下設安老所、施醫所、菩提醫院，都具相當規模。

(四)昌明倫理

儒家佛家都崇尚倫理，儒家言五倫，佛家則更言六倫，增列師生一倫。印光大師是通儒的高僧，常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四語誥戒門徒。導師於耳提面命後，特別昌明倫理。嚴義利之辨，公私之別，君子小人之分，佛陀聖賢之等。印行「常禮舉要」小册，於傳統的禮節儀規，扼要指引，異常珍貴。創設明倫社，發行明倫月刊，治儒佛倫常道德於一爐，以故事、詩歌、文藝、圖畫各種方式，宣示高深的義蘊，令人低回流連而不忍釋手。這可說是在臺灣特樹一幟的刊物。

(五)培育人才

就一般而說，所有講經說法，俱是培育人才。但導師高瞻遠矚，對於培育人才，特別注意。如蓮社初成立時，即成立男女二衆弘法團，練習講演，向外弘法。後來分別辦理國文補習班、弘化團、論語講習班、佛經注疏語譯班、內典研究班、國學啓蒙班、佛經講座、佛學講座、國學講座、大專學生佛學講座、明倫大專佛學講座、文藝班、美術班、天樂班等項，造就人才，爲數甚多。曾出自導師門下之在家衆、出家衆，不少在海內外弘揚佛法，亦可說

是「濟濟多士」。

(六)宣流法音

導師學問淵博，儒釋融通，經史醫藥，詩文書法，造詣均高。而體氣康強，聲調洪亮，宣流法音，主要在口講指畫，作獅子吼。其次，或以文章宣流，或以詩偈宣流。最初，假「覺生月刊」、「菩提樹雜誌」發表，後爲「慈光半月刊」和「明倫月刊」，青蓮出版社曾印行書刊多種。明倫廣播社成立後，精製廣播節目，供應各電台廣播，類分「中華文化」、「蓮友之聲」、「明倫之聲」。以國語、閩南語，全省各電台聯播，遠及香港、南洋各處。錄音帶攜往海外者亦不少。

三、歷史地位

自來由儒而佛者，因政教的趨向、社會的習尚，多係心佛貌儒。其心儒心佛，貌儒貌佛者不多，如唐代王維（摩詰）、白居易（樂天）；宋代張商英（無盡居士）、楊傑（次山）、蘇軾（東坡）、黃庭堅（山谷）；明代宋濂（景濂）、劉基（伯溫）、焦竑（弱侯）；清代彭紹升（尺木）、汪縉（大紳）、羅有高（臺山）、賀子翼（貽孫）、尤侗（悔庵）；當代楊文會（仁山）、歐陽漸（竟無）、江謙（易園）、蔣維喬（竹莊）、聶其杰（雲臺）、謝蒙（无量）等。導師除心儒心佛、貌儒貌佛外，更服儒服佛，有時長袍馬褂，中山裝，有時海青縵衣。

當代佛學大德，極一時之盛，如丁福保、江味農、范古農、劉洙源、王小徐、尤智表、黃懺華、梅光羲、呂澂、唐大圓、黃智海、尤惜陰、陳海量等，著作豐富，但多屬文字般若，經常講經說法，傳授後輩，以視導師，則似有未及。楊仁山先生創金陵刻經處，置祇洹精舍；歐陽竟無先生創南京支那內學院、法相大學，爲佛教最高學府，但範圍所限，造就人數不多。導師三四十年來，直接講授指導，通函答問，間接聆聽、閱讀，及海內外感受人格、聲望、學問的影響，而私淑崇仰者，數字不易統計。從捨報時、移靈時、大殮時、荼毘時，哭泣念佛人數之多；今天公祭人數之踴躍，可象徵崇拜尊敬的程度。以一介白衣居士，弘揚佛法，有如此偉大的成就，在佛教歷史上，實具有堅苦卓絕，難可與比倫的地位。

四、吾輩責任

導師來臺，首先講經說法，宣揚淨土法門；創立蓮社、圖書館、育幼院、菩提救濟院、醫院；首先印布佛刊，首先啓導大專學生研究佛學，並闡揚孔孟學說；做了許多「最爲第一」的事業。吾輩同修，受了導師的教誨、培養和付託。應該「共信、互信」，共信導師的願王、碩畫，互信大家的精神、力量。齊心協力，同心同德，繼續老人的事業，而發揚光大。使老人在常寂光中，安養歡慰。報告完畢，敬請諸山長老、諸位法師、諸位長官、諸位大德居士、諸位治喪委員、諸位同修，多多指教。

雪廬老人

／柳絮

（一）

雪廬老人，是一位在家菩薩居士，其當年由儒入佛因緣，自度度人功行，濟世利衆偉德，一時說不能盡；茲以行誼寫作方式，依次簡擇爲十項目，略作敍述，聊表崇敬仰慕之忱！

一、老人原名李豔，字炳南，號雪廬，山東濟南人。出身書香門第，幼年好學，諸凡經史子集，都有深入研究。及長，並廣泛涉獵佛道二家之學，對於佛學尤所投緣。

二、民國十五年，當時老人三十七歲，決志皈依佛門，拜投淨土宗十三祖印光老和尚座下，賜法名德明。

三、從此一面如敎奉行戒定慧三學，並實行素食；一面深入三藏，專研內典。

四、由於儒學根底紮實，領解能力超越常人，同時早晚定時勤修，恭敬至誠稱念佛號；由是即解即行，行解並進！數年之後，不但證得一心不亂境界，完成初步自度；且復盡讀經藏而貫通法道，融會整體佛法奧義。

五、此後並深入覺海，復以禪密等等入道法門，一一作以修證，一一作以實驗，所謂殊途同歸而歸元無二：禪說明心見性，密說即身成佛，淨說念佛三昧，實則名異境同，悉皆一心清淨自在境界！是以老人平日爲諸弟子等所說「法無定法」法語，不是一句空話，乃是他老人家深入覺海而一一親身修證實驗之後的如實開示。

六、民國三十七年冬，老人隨政府機構播遷來台後，終身任職「至聖先師奉祀官府」，並受聘中興大學等院校兼任敎授。平日即以其從公從敎薪俸，維持生活費用，不接受諸弟子或善信供養。也就是說，他老人家從不以弘化事業，作爲個人名聞利養工具。

七、在台將近四十年期間，始終奉行規律的佛化生活：每日清晨四至六時修功，上下午時間處理公務，晚上七至九時定期講經說法；數十年如一日，默默領導一方道場，敎化無量社會羣生皈投佛陀座下，離苦得樂！

八、由於平日法衆之中，大多社會知識青年與大專院校在學學生，故有時常應彼等之請，而講授儒家經史之學，可算是現代佛門儒佛同弘的希有導師。

九、此外，並在台中地區先後建立「台中佛敎蓮社、霧峯佈敎所、慈光幼稚園、慈光圖書館、菩提醫院」等等文化敎育慈善事業，造福社會，普利羣生！

十、今年，民國七十五年，老人九十七高齡。於三月初的定期講經之時，突感體力不繼，由此自知時至。旋於三月中旬示疾，但飲食仍能正常；至四月上旬，體力愈見衰弱，諸受業弟子乃即日夜輪流陪侍。延至四月十三日清晨初曉時分，病情愈形困篤，而老人神志清朗如常，一面

囑付諸弟子稱念佛號，一面自行右脅而臥，然後在諸弟子的莊嚴佛號聲中，始而低眉垂目，雙唇微動，繼而滿臉慈祥，安然西歸！

綜上所述，可以說，他老人家是修道得道，不虛此生。正是：此身不向今生度，欲待何生度此身？

（二）

雪廬老人，於多年前，曾撰作「佛教青年」歌詞一首，從這一首詞簡義豐的歌詞中，顯見老人智慧無量，悲心無量！歌詞如下：

「日出照雪山，
朝氣新鮮，
雖有幾片浮雲，
何能遮住光燄？
佛教青年，
佛教青年，
操行要同雪山高潔，
智慧要比日輪光圓。
日光有強烈熱力，
正似我青年誓願，
這誓願是慈悲喜捨，
要平等普被世間；
大無畏，
不疲厭，
縱然入地獄，
也要把地獄莊嚴！
精進，精進！
向前，向前！
衆生未得盡度彼岸，
我不取涅槃。」

這一首歌詞，簡而要，約而深，已將大乘佛法精神，作其最簡明提示，可以說是佛教青年學佛成佛的要領。

佛教青年（包括出家二衆青年與在家二衆青年），乃是佛門承先啓後的未來人天導師。所謂虛空無盡，衆生無盡；衆生無盡，如來度化事業無盡；如來度化事業之所以無盡，便因爲佛門有此代代傳承的佛教青年。是以佛教青年，於其傳承時節的意義，則猶同日日年年的旭日東昇一樣，自然都有一番朝氣蓬勃的新景象！

但是，做一位佛教青年，必須名實相符，而有其高潔的操行與日光一般的智慧。也就是說，皆須持戒清淨，禪定具足，智慧成就！必如是，方能證得「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方能平等普被世間。

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爲佛道根本，爲修證菩薩道最高意境所在。大智度論云：「慈名愛念衆生，以求安隱樂事以饒益之。悲名愍念衆生，受五道中種種身苦心苦。喜名欲念衆生，從樂得歡喜。捨名捨三種心，但令衆生不憎不愛。」又云：「捨者，行者常不捨衆生，但捨是三種心——慈心、悲心、喜心。」是以四無量心，不是知解所能得力，而是實修實證之佛法。明白的說，就是「終日度生而不見度生之相」的三解脫心。至此境界，乃能發其「縱然入地獄，也要把地獄莊嚴」的地藏誓願；至此境界，乃能行其「衆生未得盡度彼岸、我不取涅槃」的普賢大行……。

今日筆者書此短文，一來是爲紀念老人，同時，亦願以此因緣，勉勵諸佛學社團同學：佛學不是知解的學問，而是生活的學問。大家一起來，效法老人「解行並重」的修行方式，效法老人「在家而出家」的佛化生活風範；人人做一位操行高潔智慧明達的現代佛教青年，人人做一位具足「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的人天導師！

我崇敬的李雪廬老師

／周宣德

▲李雪廬老師與本社董事長周宣德合影。

▲「慧炬粥會」上，介紹李雪廬老師講演。後立者左起：周邦道教授、吳永猛博士。

今年在相距僅僅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們先後失去兩位人間師表：廣欽和尚與李雪廬（炳南）長者；他們兩位一為出家人，一為在家人，是當今淨土宗的兩大支柱。其在佛教界引起的震撼，不言可喻。我與雪公老師宿緣頗深，故雖以眼疾纏綿，仍樂意勉力執筆將他對我個人的恩寵簡略寫出，以紓遠懷。

一、初預法筵

民國四十一年，我任職糖業公司，遇便前往台中法華寺參加雪公法筵，聽他講「阿彌陀經」，鞭辟入裏，精到已極，使我對彌陀淨土增加了嚮往。他說法既畢，聽衆皆大歡喜！他非但沒有接受分文供養，反取出許多禮物，分給與會者各選一件。他知道我原籍江西，就拿出曾任江西省長，及　國父參謀長的李烈鈞先生，送他的一幅對聯（墨寶）給我，從此我就和雪公結下了法緣。

二、閱讀佛刊

三十幾年前，雪公創辦「菩提樹」雜誌，我經常拜讀他的社評和佛學問答，對他弘揚佛學之熱心，以及於佛法的素養和修持，都起了仰之彌高的崇敬心。

稍後菩提樹交由朱斐居士承接衣鉢，迭有擴展，在台灣創辦的佛學月刊中，若論發行之早，傳播之廣，鮮有不被人稱道者。追溯本源，這是雪公對弘揚佛法不朽的貢獻之一，在民國佛學史上應有其地位。

三、參加佛七

民國四十二年，台中市靈山寺舉行佛七，由雪公主七。我特別請假到該寺參加。那次同修的男女居士將近百人，一切行事嚴格遵守蘇州靈巖寺道場儀軌：七天之中絕對禁語；護七居士留在殿門口，遲到的人在繞佛時不得插隊，只可分男女尾隨行列；前面的人因爲不能前後左右顧盼，完全不知道後面增加了什麼人，或者參加了多少人。每天末支香止靜後聽雪公開示，但覺金聲而玉振，語語懇切，具高度的警策性，令聽者爲之神往，因得頓斷散亂與昏沈。在就寢前，參與的會衆可以看到殿內黑板上大書數句詩或偈，內容正是雪公說法的綱領。因爲雪公本身詩文俱臻勝境，所寫的詩偈令人讀後覺得法味重重，反覆思維，不能自已；我不禁感嘆地說：「依此偈修，得出輪廻；依此偈修，往生有分。」這次佛七有兩件事長留我的記憶中：

甲、見嫗著魔

佛七的第三天，有位萬老太太走火入魔，因爲當日早晨雪公恰因事去台北，大家都覺得惴惴不安，慌張無策。這位老太太把拜墊亂扔，在佛殿中一會狂叫什麼觀世音菩薩，一會兒胡言亂語，鬧個不休。寺中住持尼師等好言相勸，不僅不能使她安靜，反更高聲叫囂，董正之師兄和我跪在殿內佛像前念大悲咒，希望爲她驅魔，可是不曾見效。幾位尼師只得合力把她扶出寺外一位居士家裏，由兩位信衆陪伴照顧。同時尼師們趕緊打電話到台北報告雪公，他就漏夜回到台中，隨即到那居士家中，見到萬老太太，就大聲一喝；然後命她跪到居士家裏佛堂的佛像前，萬老太太果然如命跪下。雪公又向她輕聲細語，不知說些什麼對治的話，竟使她的魔障霎時消失了。第二天早上，雪公又把她帶到寺裏，隨衆繞佛，大家瞥見，大吃一驚！何以她能即時恢復本性，一如常態？這事非有賴於雪公之神通點化，怎能辦到！

乙、初得輕安

我們每天清晨四時就齊集殿堂，誦經、念佛、繞佛、打坐、禮拜，午餐後除休息的片時可以在殿內自由經行以外，接著又是誦經、念佛、繞佛、打坐、禮拜，直至晚餐時分。餐後，雪公必端坐方丈室，讓我們可以進入報告心得。我在第六天晚上進去見他老人家報告說：我在當天末支香止靜打坐時，閉眼淨念佛號，忽見天空豁然開朗，一片光明，全身輕飄如處空中，湛然忘我，所得法樂不可言狀。到了開靜後，才知此身仍在寺裏盤坐，境象如前。報告畢，雪公只說這是「輕安」境界，並未許以「一心不亂」。不過，到了佛七圓滿之夜在開示時，他却當衆鄭重宣佈：七天以來，惟有台北來的一位居士得到輕安。我知道他是藉此策勉會衆，使生精進心的用意；但我不免覺得無限感愧。

四、受贈墨寶

民國四十四年，我在溪州台糖服務，周慶光（邦道）

師兄爲我帶來雪公賜贈的唐僧所寫「佛說無量壽經宗要」一卷，字體端正挺拔，一字不苟，「百行未損，鉅細靡遺」。我送請考古專家鑑定，才知道確係敦煌石窟鳴沙寫本的眞跡，乃千載奇珍，無價之寶！於是將之裱褙成一巨册，然後送請當代學者如孔德成、陳含光、溥儒、張相、陳定山、賈景德、趙鼎、明允中、趙恆惕、陳仲烱、胡致、賀其燊、賴愷元、丁治磐、張默君、陳南士、彭醇士、鍾伯毅、梁寒操、成惕軒、張齡、周慶光共二十二位大德，各題詩一首，以讚嘆是卷千年不朽，世所罕見。而雪公又親題二百十七字，稱我爲「篤於佛、精鑑賞……」等過獎之詞；故我不時披閱，寶藏了五年，然後携贈美國摯友沈家楨博士，並附絕句一首：「一經珍重出鳴沙，泯劫惟憑願力加；付與維摩老居士，佛光西土照無涯。」果然不久家楨兄不予獨秘，把此珍品收到他所創辦的世界宗教研究院——紐約大學校區的圖書館庋藏，以垂之永久，而供衆欣賞。嗣後我報告雪公，他說：「你會我意，願已償了！」

五、頻參講座

自民國五十年開始，雪公爲大專佛學社團幹部創辦「慈光講座」，於每年寒暑假開班，課目包括性相二門，安排緊密，許祖成、徐醒民、周家麟等居士爲教授，蒙法益的同學很多。雪公講課時神采奕奕，法相莊嚴，聲音洪亮，迥異常人，精簡動人，令衆悅服；同學受其薰陶，頗有願皈依其座下者，但雪公以現居士身，盡皆介紹逕往當代高僧如證蓮和尚、印順導師、會性法師等處請求皈依三寶。後以這幾位高僧法事繁忙，囑爲代表說皈依，雪公乃勉爲其難，而遵照辦理，從而皈依者多有其人。這就是雪公對三寶的恭敬誠意。

慈光講座後來更名「明倫講座」繼續辦理，以期包容儒佛。學友們食宿聞法，同進共退，法樂無極。多次講座的開班和結業典禮，我都奉命前往參加並致詞。又台中中興大學、中國醫藥學院、逢甲學院等校諸同學，在慧炬的獎勵下，最初創立佛學研究社團時，我必恭請雪公同往講演，他對大專學佛青年勗勉有加，令他們深受感動。

繼明倫講座停辦後，由於沈家楨博士之補助，雪公又創設有內典班，選拔了最優秀的大學畢業同學李榮輝等八位學員，施以四年最嚴格的佛學研究與實修，在開班和結業典禮時，周慶公和我都被邀請前往參加致詞。那些同學在每人學成後都被設法安排做宏法慈濟的事業。其中尤以他鼓勵創刊的明倫雜誌贈送最多，遠來美國，爲一傑作；加以擴大空中廣播，宣揚佛儒學說，勸化社會人心，功德之大，更難言宣！

六、醫院隨喜

雪公在佛教公益事業上也開風氣之先，那就是他聯合台中蓮友籌辦了「菩提醫院」（現稱「仁愛之家」），已成立爲財團法人，公選周邦道居士爲董事長，我爲董事。這醫院在成立之初即得緇素四衆的響應，我首先捐建病房一間以紀念先師，取名爲「智光上人室」；我也建議旅加僑領詹勵吾居士捐建「聖蓮室」一座。醫院對面則有印順導師和演培大法師等捐建大型的太虛紀念館，其右側又有人捐建的印祖紀念樓；在這兩建築物間有一溝渠，我爲方便來往交通，特隨喜捐建一座橋樑，院方擬以我名勒石於橋頭墩上，我當即婉拒，而請改以「虛雲橋」爲名。這樣一來，象徵著民國三位祖師毗鄰相接，足供後人式仰，雪公認此舉用意甚善，就宣佈在太虛紀念館成立了一個新機構，名爲「善果林」，公推我爲董事長；而我因台北事忙

，實難兼顧，故只得婉辭敬謝，不能如命效勞了。

七、慧炬蒙麻

我以慧炬多皆贈送大專學佛青年，經費奇絀自不待言，在賤壽屆滿八十，先將貸款興建的住宅——取名爲「淨廬」，獻作慧炬社址。雪公聞訊卽惠賜詩畫；並餽贈淨資作慧炬基金，這是財施。又他以長我九歲之高齡，有一次他在台中正患恙未癒；而我不知情，竟去函邀請前來台北作專題演講。他奮不顧身，準時親臨台北「淨廬」作獅吼，予人以「學佛重在修持，先除身見」之啓示，使與會大衆爲之心服。此乃法施。

再次慧炬雜誌社舊址改建新廈，雪公又賜最華貴之紀念珍品及以台中佛教聯體機構名義捐出建築資金。前年他已年屆九十有五，慧炬同人又請在淨土系列講座中擔任主講，雪公仍慨允勉力擔任，其講詞深妙難測，大意首爲實修無諍三昧，次爲如何轉識成智，再次爲念佛必須一心不亂……要皆爲稱性之談，令聽者咸得「入理益」。這些眞是無相的財法兼施了。我自民國六十九年春來美養痾，雪公不遺在遠，屢有函件勗勉：「務必一門深入，不要夾雜……。」

八、痛失師表

今年四月十三日晨起忽接台中蓮社越洋電話，得悉雪公老師預知時至，當日上午五時四十五分在其寓所無疾安詳往生。我這時正在加州洛城法印寺法會中念佛，卽承住持印海大法師的囑咐，由我報告了雪公生平事跡，然後法師就率衆一心念佛，廻向他蓮品增上。

綜合他一生行誼，簡略言之：精學爲釋、儒經典；修持爲六度四攝；專弘爲淨宗、白業，著重爲接引青年。這些都是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的勝事！尤憶二月前，我尊稱出家的廣欽和尚爲「菩薩」，而今我又要尊稱李雪廬居士也是乘願再來的「菩薩」，不久返回娑婆度化衆生，是可預期的！

九、離多聚少

杜甫有詩云：「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雖以雪公於我恩寵之深，猶不能不以離多聚少爲憾。慧炬雜誌社所代辦的獎學金在頒獎中部同學時，我爲免得獎同學們的奔波往返，總是由我親自攜帶獎學金往中部頒發，也就趁此機會請雪公到會訓詞。此外，慧炬舉辦中部大專佛學演講比賽，我也邀台中蓮社合辦，並請雪公講評。他的講詞中，不偏空有，顯示中道，使到會大衆所獲法益至爲深厚。然而類此的機會終年不過一二次，所以總以親近他老人家的機緣不多，當爲我福薄之所致。

十、圖報師恩

雪公只在前一天告知鄭勝陽師兄說：「我要走了」，不料次晨果然西歸，一心了無罣碍。而我傳知旅美加州蓮友，就有潘新霞、甘佳穗、葉永昌、鍾張嘉穗、毛佩芬、范振鷹，明倫同學：楊昆生、翟本泰、鄭朝陽、林淑貞、林明道等同我共十二人相約，爲報師恩於萬一，特共籌得新台幣十萬元作爲「淨土論文獎金」，俾增進大專在學青年對淨土法門之研究與實踐，從而發大誓願，「勤修淨土」；他日往生，圓成佛道，倒駕慈航，普度衆生，同登安養。

李公雪廬老居士事略

治喪委員會

公諱豔，字炳南，號雪廬，法號德明，別署雪僧，雪叟，姓李氏，籍山東濟南。世居城內劵門巷，積善聚族，已歷三百餘年，詩書相傳，簪纓攸續，城中父老咸知李氏第宅。公於民前二十二年（一八九〇）即清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臘月七日，誕於斯。尊人壽村公，好禮尚義，教有義方。公自幼穎悟好學，諸經子史，循次讀誦。開講以後，兼治岐黃，又好劍術，而於篇什興趣尤濃，吟詠推敲，屢致忘食。迨研究佛學，教、禪、密、淨，皆嘗修持，最後則歸於淨業焉。

民國紀元（一九一二），公方二十三歲，與濟南學界組成通俗教育會，當選會長。五年，更名私立通俗教育研究會，設講座於西門月洞，日日講學；又時往各集鎮遊行講演，並編印贈通俗詞曲，山東省府獎譽有加。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公管莒縣監獄，目擊監房湫隘，垂憫囚徒，即謀興革。紓折五年，重建監舍，炳煥寬敞，設施完善。又倡德化重於刑齊，加強獄中教化，俾囚人知非向善。囚罹疾病，以精湛之醫術療之。罪屍無主者，代收瘞之。公始崇儒，宅心厚道；繼讀山東法科學堂，教授時講因果，以喻法學。時有梅教授撫芸光義，南昌孝廉，掌秋官於魯省，精邃內典法相學，於大明湖畔組佛學社，講授相宗。公聽而悅之，每講必與，儒釋洞達，故從獄政，格外施仁。

莒縣自咸同以後，久無兵事。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間，頻遭內戰之禍。公適在莒，周旋其中，保全民命。如在城危之際，縣知事棄城走，謠言繁興，秩序混亂。公率警兵，武裝露刃，巡行彈壓，或偕人縋城說敵，或親登城堞勸阻犯軍。又十七年四月，大盜謀襲莒城，知事北去，縣府無人，公聯合各機關及邑紳，組臨時縣政委員會，搶救災民，以待軍援。十九年，庚午，二月，復有軍閥倒戈，橫據莒城，頑抗中央軍，相持半載；城內日遭圍軍砲擊，民食殆盡，人命不保。公在艱殫厲，偶閱及豐氏子愷「護生畫集」，深感弭兵之本，乃在戒殺護生。遂爲蒼生立誓，是難不死，決定終身茹素。未幾，兩軍撤離，公於是實踐誓言，不復肉食。

莒園方解，適有蘇州宏化社，乃淨宗第十三祖印光大師所設，印贈佛書，遠地但付郵資即寄。公獲寄贈，如學佛淺說、佛法導論等，俱宣淨土法門者，讀之歡喜，較前所讀之大經大論，覺其易於契入。繼聞濟寧一老友，言印祖爲通儒之高僧。即思皈依，以路遙，未果，心嚮往之而已。越數年，公爲某慈善事，得識一佛徒，乃印祖弟子，

允爲公函介，通信皈依。旋蒙印祖許可，賜號德明，親筆開示，勉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自行化他，專修淨業。爾後公與印祖，問答佛法，郵遞頻繁。又三年，公往蘇州報國寺，參謁印祖，適師閉關，叩見之頃，如見彌陀。師在關中接叩見者，例語十餘分鐘，而公竟蒙開示終日。辭出，月已在天矣。

二十三年，莒縣重修縣志，總纂爲莊太史心如，分纂及與其事者，均邑之鴻儒。公由獄政轉任分纂，其古蹟、軍事、司法、金石四類，皆公負責纂修。三年事竣，公因莊太史薦，應聘而入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旋晉主任秘書。

蘆溝橋變起，日軍大舉入侵，九貢相繼陷，政府遷渝，公隨奉祀官孔上公德成追扈之。一日過長安寺，聞太虛大師卓錫寺內。公向在鄉里，讀海潮音雜誌，久慕大師之德風，今得是緣，即求引見。既入室，欣見梅師擷芸亦在座。寺設佛學社，大師選人赴監所法施，梅師以公薦。公與蜀僧定九師偕，遍蒞講述，績佳，大師喜，題字獎慰之。

日機大肆轟炸，渝市騷騷。公隨奉祀官，遷入西郊歌樂山，結廬林間，命曰綺蘭別墅。山巔有雲頂寺，無僧，爲公敎眷屬雜居。殿楹懸標，曰佛學講演會，爲大師所書，詢知亦大師所設。公喜其靜，每晨必陟登禮誦。久，未見來講學者，公始悟是爲護法保權意也。乃請於大師，願任講席，許之，數年信者衆，終致廟宇爲之重新。

公居蜀時，日機屢施轟炸，彈下如雨，幾爲崩土所埋，而仍奔走於硝烟彈雨間，爲振濟會，振濟災黎，毫無懼色。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歲次乙酉，日本降，明年，公還金陵，從奉祀官府住京三載。其間曾陪孔上公三返曲阜，胥以道梗，僅一返濟南。餘時均在南京普照寺，及正因蓮社，講經說法。徐蚌役後，神州易色。三十八年，己酉，二月，公隨上公，隻身浮海來臺，感慨無限，發之於詩，謂應因緣有契。是歲適公六十初度也。

公抵臺，即寓臺中，初居自由路，繼居和平街，後寓正氣街九號，以迄於今。公之大願，在度衆生，故甫安頓公務，即覓弘法之所。既得法華寺，乃啓講心經，次則法相、四十二章經等。並在寺內，設中醫診所，施醫接衆；又闢圖書閱覽室，會友以文。由是法緣日廣，寢假而從如歸市，經筵擴及靈山寺、寶覺寺、寶善寺，以及碧山巖、愼齋堂、佛敎會館、菩提場。靈山寺尤爲重心，講經久而且多。臺中慈善堂、贊化堂、豐原龍意堂，原皆鸞壇，亦相繼請公講經，多人逐漸歸佛。終至經筵遍及三臺，猶憾口宣不廣，復藉筆弘。初辦佛學函授，次開佛學問答，假諸雜誌流通，如覺羣、覺生、菩提樹、慈光半月刊、明倫月刊，均先後載公之佛學問答。因此，地無遠近，人無差等，咸沾法益焉。

自廬山諸賢，肇基蓮社，淨土一宗，乃大宏中夏，佛日因之以彰，世風賴歸淳厚。公有鑑及此，遂發倡建蓮社之弘願。經於三十九年（一九五〇）與董正之，徐灶生，朱炎煌，張松柏諸居士，籌組臺中市佛敎蓮社，庚寅臘月初七日，正式成立，社址暫設法華寺內，公當選首屆社長，著手進行。四十年七月，由許克綏、朱炎煌二居士施貲，購得綠川南湄綠堤巷民舍一棟爲社址，篳路藍縷從事興建，屢經締改，不次擴拓，即成當今民生路二十三巷十四

號，巍峨雄傑之淨業道場也。

一月，蓮社成立男女二衆弘法團，男衆弘法臺中監獄，女衆弘法蓮友家庭。四十一年一月三日，辛卯臘月七日，蓮社初建殿宇落成，禮請證蓮老和尚，傳授三皈五戒。四十四年六月，禮請斌宗老和尚，傳授菩薩戒，前後得戒者數百人。以後常請懺雲老和尚於白月黑月，主持誦戒「布薩」盛會。每年舉行「佛七」數次，公常親自主持，並殷切訓示。

公爲蓮社手訂社風十條，旨在上求佛道，下化衆生，積德求學，深信因果。又定社務凡三：一者、講演儒佛經典，化導人心；二者、集衆念佛，各求當生成就；三者、興辦文化慈善事業，以勵道德，而善風俗。

四十一年二月，農曆壬辰年正月初九日，公在蓮社開講佛學，連續六日，爾後每周講經，率以爲常。蓮社首屆國文補習班，四月二十二日開學，禮聘孔上公、傅文平、劉汝浩諸師，講授論語；周邦道、許祖成二師，講授國文，公則親授唐詩。四十九年六月，蓮社十周社慶，復請證蓮老和尚，啓建戒場於慈光圖書館，得皈戒者千餘人，名之曰千人戒會。

蓮社成立後，聯體機構相繼而起。計四十七年四月，建慈光圖書館於柳川西路六十五號。四十八年五月，建慈光育幼院於瑞光街九號。五十二年四月，建菩提救濟院（後改名仁愛之家）與菩提醫院於臺中縣大里鄉中興路二段六一九號。五十九年三月，設明倫社於蓮社，後另建舍於民生路九巷三十二號。

自四十六年至七十三年，霧峰、豐原兩佈教所，最早創設，其後陸續成立者計有太平佈教所、員林佈教所、水湳佈教所、東勢佈教所、鹿港佈教所、后里佈教所、卓蘭佈教所。

他如香港、南洋，以及美國加州、德州等地，公之弟子所建之道場，爲僑民精神團結之中心者，則不枚舉。

蓮社暨其聯體機構弘化慈善事業，概略言之：蓮社設救濟會、放生會、國文補習班、受託印經會、弘化團、天樂班、兒童德育周、佛經講座、電臺文化廣播、榮富助念團、佛經注疏語譯會、內典研究班、論語講習班、國學啓蒙班、社教研習班。慈光圖書館設佛經講座、圖書借閱、慈光托兒所、國學講座、佛學講座、榮富文化基金會臺中代辦處、蓮友子弟輔導團。慈光育幼院收養孤兒，辦理幼教，分設慈德托兒所、慈德幼稚園。菩提仁愛之家設菩提醫院、菩提施醫會、並有太虛紀念館、善果林、寶松和尚紀念館。明倫社設明倫雜誌社、青蓮出版社、明倫廣播社等。

慈光圖書館之國學講座與佛學講座，創於五十年十一月，每星期六晚間，由公講授禮記，並編佛學十四表講授。參聽者爲中部大專院校諸生。後在寒暑假期，中南北各大專院校有志之學子，咸集於此，晝夜講習，連續四星期。課程凡六種：依次爲十四講表、八大人覺經、唯識、心經、阿彌陀經、普賢行願品。公親授十四講表與阿彌陀經，並恭請會性法師蒞臨開示，餘諸課程由公之弟子分任講席。迨明倫社成立，易名明倫大專佛學講座，課程教師如舊。蓮社內典研究班，論語講習班，均係學行俱優之士，旨在培育儒佛弘道人才。公寄望深遠，教之彌勤，責之極切，並禮請會性法師與公之弟子分講內典諸課。明倫廣播社精製廣播節目，免費供應各電臺廣播，類分中華文化、蓮友之聲、明倫之聲，俱弘儒佛仁慈教化，普受聽衆歡迎。

蓮社暨諸聯體機構，俱闢有書房宿舍，供公宴居，公概辭而不受，唯居自行頂讓之正氣街九號寓所。是爲一平狹之斗室，公居其內，書物井然，研經、著述、編講表、課誦、吟詩，無往而不自適。食惟飯蔬，定時少量。衣不至縫補不堪則不棄。弟子有奉束脩金者，悉以弟子之名轉爲慈濟功德。每至一地，必希饒益斯地之衆生，隨緣法施，隨分財施，以是爲樂。平常晝理案牘於奉祀官府，夜弘儒佛於各道場，兼在中國醫藥學院教論語、內經，在中興大學教詩選、禮記、或佛學，以是日不暇給。後退公職，弘法時增，而忙碌如故。嘗謂弟子：「一息尚存，不忍閒逸也。」

慈光圖書館爲公常年講經道場。啓講以還，所講之諸大乘經，有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佛說阿彌陀經、普賢行願品、維摩詰經、金剛經、楞嚴經、圓覺經、八十卷華嚴經。自五十七年啓講華嚴經，至七十四年寒假，已講至第十回向品。是經開講以來，聽衆擁塞講堂內外，恒逾千人，有遠自屏東、高雄、台北而來者。

公講儒經，諄諄於敦倫盡分，樂天知命。期諸學者，博文約禮，始爲君子，終成聖德。講佛經，本諸祖注，契理契機，時時勉人深信因果，老實念佛。或以禪密叩之者，公曰：「某於戰時避渝之前，曾從北京眞空禪師學參究法，與濟南淨居寺方丈客觀公同參八年；後至渝州，復學密法於白教噴噶呼圖克圖，紅教諾那呼圖克圖，如法持咒，亦有八年；愧皆無成，確信印祖之提示，依舊專修念佛一法。」公常曰：「時當末法，斷惑極難，不若帶業往生之爲穩安」。或問能否淨密兼修，公喻以脚踏兩條船，不可取也。

近時有人毀謗帶業往生，而倡消業往生者。或求公爲文闢之，公不諾，免涉於諍。惟於講經時，引經據典，詳闡帶業之淵深義理，聽衆信心爲之堅定，不受動搖。護法之功，可謂偉矣。

公講經時，音聲宏亮，九十高齡，語無衰虧。惟近年屢次食物中毒，體力漸弱，然講經未嘗或輟。七十五年（一九八六）三月，公講經時，再三勸衆，加緊念佛。又以古語提示：「少說一句話，多念一聲佛；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聽其語氣，似少低緩。四月八日傍晚，蓮社暨聯體機構諸代表，赴公寓所，頂禮請示，公曰：「大家心安就好」。四月十二日，公語近侍弟子鄭勝陽居士曰：「我要去了」。勝陽對曰：「大家還要聽師續講華嚴經」。公未語。至十三日晨，未曉，公念佛，並以「一心不亂」囑在側諸弟子，隨即吉祥臥逝。時爲夏曆丙寅三月初五日五時四十五分，春秋九十有七。元配張夫人德馥，中道謝世。繼配趙夫人德芳，子俊龍，孫女珊、彤，均陷大陸。

綜公平生爲學，儒經內典，博洽淹貫，詩文、法學、與夫醫術，亦莫不精醇高異，亘數十年，昌儒弘佛，夙夜不遑；濟世度人，顚沛無間。其去預知，其來有自。懿歟夐哉。斯非大士示現娑婆而何耶！

公既歸西安養，尚留經注詩文著作多種，化導人間。識其要者，曰：阿彌陀經摘注接蒙暨義蘊、大專學生佛學講座六種、佛學問答類編、弘護小品彙存、內經摘疑抒見、內經選要表解、詩階述唐、雪廬詩文集；或已出版，或尚待梓，彙印全集，俟諸異日。此外，有筆記、表解、韻偈等近三百種之手卷，蠅頭墨迹，講義菁華，仰止摩挲，亦可珍如拱璧云。

一世紀的見證人

／吳永猛

一百年的歲月，以弘揚儒佛爲終身事業，爲往聖繼絕學，風雨無阻，樹立風範，潛移默化，影響所及頓成人間淨土，具有這一股功力者，乃雪公李老師炳南老居士也。

李老師於民國三十七年隻身來台，寓居台中，傳授儒學，弘揚佛法，數十年如一日，從不間斷，度化學子遍佈海內外。「李老師」一詞，在同學心目中，乃儒佛造詣高深，倫理道德圓融，令人生起歡喜心，對這一位慈祥長老恭敬的代名詞。他的感化力，不論老少認字與否，多能薰陶成才。凡親近李老師多時者，都能本承風範講經說法，自度度人。今天台中李老師所結的蓮社，已成全台灣弘揚淨土的中心。

李老師在台中這段時間，先後創立佛教蓮社、慈光圖書館、慈光育幼院、菩提醫院、救濟院、靈山寺道場、霧峯佈教所。並發行雜誌，開創大專佛學講座之先鋒，又辦內典研究班、國文補習班，近年又創啓蒙班教導幼少。如是高齡創辦諸多文教慈善事業，並他親自講經說法，儒佛並弘，諄諄教誨，隨機化導。弟子們如響應聲，春風化雨，受參與者人人受益，普結善緣永不退轉。

李老師顯居士身，以弘化儒佛，在入世上廓然大公，坦率誠摯，光明磊落，天下爲公，犧牲奉獻；在出世上明心見性，翹心淨土，願證法身成正覺，常於苦海救衆生。最後，以一位老修行人，淨念相繼，願行圓滿，享年九十七歲，安詳而逝。

世道人心，慧命之延續，常繫於一二人而已。李老師的道德文章，修行證果，舉世同欽。身兼經師與人師，身教重於言教，行持謹嚴，以身作則，老實念佛，安心立命，乃中華傳統儒佛修養之典範，成爲一世紀的見證人。但在這末法時期，世道人心執迷，道德低落，正需要有正知正見的導師，作冥冥黑夜的慧燈。因此，我們祈求，李老師乘願再來，您永遠是我們心目中肅然起敬的長者。

懷恩師憶慈光

——紀念雪公老師

／陳清香

四月十三日，當指導完研究生的論文寫作後，突接潔芳自台中來電：「老師往生了！」這個噩耗眞如晴天霹靂！令人震驚不止。近兩三週以來，老師在慈光圖書館停止講經三次，總以爲只是小恙而已，老師一定會將華嚴經講完的，沒想到還是遺下殘卷往生，眞眞衆生福薄！

回憶二十年前，在慈光圖書館的大專佛學講座上，初次恭聆教誨。從對佛法一無所知，而得啓蒙，因而起信，因而深入經藏。在老師的諄諄訓勉下，逐漸尋找到了安身立命之道，師恩浩瀚，曷其有極！

老師於民國三十八年，隨孔奉祀官德成先生，來台講經弘法。並於五十三年首創大專佛學講座，當時設在慈光圖書館，時值暑假，天氣炎熱，來自全省的大專佛學社團的學子們，濟濟一堂，老師每日晨八時至十時授十四講表，晚間七時至九時授阿彌陀經，其他尚有許祖成、徐醒民、周家麟等老師講八大人覺經、普賢行願品、唯識要義等，其中十四講表是老師所編的表解式講義，言簡義賅，深入淺出，對於初學者很容易入門，對整個佛法的體系綱領，可以作最扼要的體認，對日後的研經讀經幫助很大。因之後來回到學校辦社團，接引初機，以致日後的爲人師表，總不忘以十四講表作爲基本教材。

慈光講座爲期二週，女學員被安排住在慈光圖書館後的「指月亭」，是棟木造的樓閣，每日由一木梯上下，住在其間，想起老師述說「指月亭」名稱的典故，很是愜意

參加講座期間，除了大專學生之外，還有一位法師也在座下聽講，據云他已跟隨老師十年，老師到那兒演講他便跟到那兒聽，並詳細作筆記。他出示所作的筆記，文字細若蚊足，工整詳實，令人讚嘆！以他如此虛心地向老師

學習，難怪今日能成爲國際知名的大法師！

五十四年度慈光講座結束之後，由於對佛法仍未全解，又參加了五十五年度的講座，記得講座結束後，老師除了代行皈依證蓮法師之外，另外，學員們又行拜師禮。尊老師爲終身之師。

離開慈光之後，由於對佛學涉獵尚淺，每有疑問，總不忘請示老師，老師總是不憚煩的逐一講解，循循善導，苦口婆心。書信往返，每以毛筆書寫工整楷書，詳加賜覆。這些遺墨，珍藏了十餘年，每次展讀，總覺得汗顏而愧對師訓。

又記得六十七年，當筆者自日本歸國時，曾特地學家前往台中蓮社拜見老師，一些慈光座下的師兄姐也都來相聚，老師對於日常生活垂詢甚殷，也談及蓮社的發展方向，因呈外子及筆者的拙作各一册給老師，老師也表嘉許，中午並蒙賜大宴款待，無能無德而老師竟厚待如此，實在愧不敢當。

老師訓誨中，最肯切的莫過於教人老實念佛，嚴持淨土法門，在末法時期，要即身成佛道，實在很困難，因之念佛求生極樂世界，是一方便的法門，老師甚至懇切地說女子學佛，在八萬四千法門之中，惟獨蓮宗方能成就。在老師的專精教誨之下，念佛會、臨終助念會的組織相繼成立，今日遍布全省的淨土道場，直接間接地均是受到老師法雨灑下的種子而結成的果。

這些年來，老師大力提倡佛學與儒學，蓮友日增，第二代的蓮友也相繼成長，爲使年幼子弟得到更好的薰習，因有國學啓蒙班的創立，以傳統的國學如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論語、唐詩等教材來啓蒙民族的幼苗。老師的唱議，廻響很大，除了教內其他的道場紛紛效法之外，政府教育當局、出版界、輿論界也相繼支持，使得這一代的幼教態度又漸漸重拾傳統的自尊，而免蹈全盤西化教育之轍。偶而聽到小兒女吟唱的唐詩，依稀又回到慈光講座上，聽老師那洪亮而高亢的吟詩聲，抑揚頓挫，聲韻婉轉，繞樑不絕。

是的，老師的音容笑貌，老師的身教、言教，在弟子的心中是永難磨滅的！

▲印光大師親筆寄給李老居士之書信。

來得自在・去得無礙

——永懷雪公恩師

／蓮眞

雪公老恩師終於在念佛聲中往生了，走得那麼自然，那麼安詳，宛如一道虹光劃過天際，雖不曾刻意留下什麼，却給弟子們帶來無盡的哀思與祈求。

憶自民國五十三年參加慈光大專佛學講座以來，我整個人都改變了。這種改變不僅表現在思想態度上，而且決定了此後的一生。嘗自嘲我在大學念的不是外文系、新聞研究所，而是晨曦系、慧炬研究所；學校畢業後，我從事的不是出口貿易，而是宏法事業。是　雪公恩師塑造了我的人生觀，更是　雪公恩師賦予我生命的莊嚴與價值。

民國四十八年，慧炬創辦人周子愼老師高瞻遠矚，鼓勵大專青年學佛，次年四月八日台大晨曦學社正式成立，風氣既開，其他院校學生群起效法，紛紛組織佛學社團，這在二千年的中國佛教史上，乃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從此，佛學不再深鎖經樓，學佛不再是老年人的專利。時至今日，大專青年或手持念珠一心念佛，或在佛前頂禮膜拜，或打坐，或素食，都已經不再被認爲是迷信的行爲了。

那時的大專佛學社團，普遍缺少幹部人才，往往「人在政舉，人亡政息」。社團負責人雖不乏虔誠信佛者，但佛學底子終嫌不夠，社團活動難免事倍功半。

雪公恩師菩薩再來也，看到這種情形，深以爲憂，乃將三藏十二部的精華濃縮成「十四講表」，於寒暑假開辦「慈光（後易名明倫）大專佛學講座」，另一個壯濶波瀾從此掀起，爲中國佛教開展了欣欣向榮的新氣象。

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啓之者　愼公，成之者　雪公也。

我是在民國五十二年進入台大的，由於受到家庭信仰的影響，很自然地參加了晨曦學社。那時候，可眞是懵懂得很，連什麼是佛，什麼是神都分辨不清。一年下來，雖然聽了幾場演講，依舊腦袋空空，毫不受用。

我讀的是外文系，功課比較好混，可以挪來「搞」社團的時間比較多，聽演講的出席率又相當高，於是被挑爲社團的接棒人選。就是這麼一點小小的因緣，使我得以忝列　雪公門下，從而發願爲佛教盡形壽，獻身命。

民國五十三年暑假，我來到了台中柳川西路的慈光圖書館，耳目煥然一新，簡直就像進入一個佛的淨土，儒的大同世界。這兒的師長慈悲爲懷，這兒的蓮友謙恭有禮，大家見了面，合掌鞠九十度的躬，口念阿彌陀佛。　恩師一看到有弟子對他頂禮，立刻頂禮回拜。一切都那麼自然、安詳、自在、無礙。

恩師親授「十四講表」和阿彌陀經，並延請許寬成老

師、徐醒民老師、周家麟老師講授八大人覺經、唯識、心經等課程。課程相當緊湊，上午和晚上都是　恩師的課，可見　恩師對大專佛青是如何重視了。此外，我們還隨緣參加　恩師每星期三在慈光圖書館的講經，每星期四在蓮社的國文課程。

恩師的山東口音非常重，初次聽講的人很難聽得懂，時間一久也就習慣了。　恩師眼睛犀利，聲若洪鐘，雖九七高齡，仍耳聰目明，堪稱一絕。講經時條分縷析，恭敬嚴謹，曾謂一字一句皆有所出，不是佛說就是歷代祖師法語，不敢妄自臆測。

恩師的課對機施教，同樣的課，每次講說的內容都不同，因此百聽不厭，多聽一次就多悟一分。在衆多課程中，　恩師最強調「十四講表」和「阿彌陀經」，每期大專佛學講座，都不憚其煩地重複解說，聽過這二門課程達十次以上的弟子比比皆是，亦屬佛門佳話。

我是最早參加慈光講座的學生之一，可惜領悟不多，又欠實修，眞是愧對　恩師。不過，誠如前面所說的，我之所以爲今日的我，完全是受到　恩師的影響。　恩師的言教、身教，已臻儒佛化境，深植在每一位弟子心中，雖勉力步武，千萬分不得其一也。

參加五十三年暑期講座的學生只有十一人，以我年紀最小，資質最鈍，我只能亦步亦趨，虛心求教。當時，慈光圖書館已經設立托兒所和幼稚園了，位於講堂後面，平時供小朋友中午休息用的指月亭，就成爲我們的寢室，大家睡在榻榻米上，親如兄弟。月圓之夜，皓月當空，登小樓憑窗遠眺，更是詩情畫意。

出家不久的淨空法師，當時就住在講堂後翼的二樓上，與我們朝夕相處，上課時與我們一起上課，下課後就替我們復講上課的內容，並解答我們所提出的幼稚問題。淨空法師頗得　恩師眞傳，講經的方式和神態，學得維肖維妙，很能契合大專青年的根器。　恩師慧眼識英雄，早就許之爲佛門龍象；近年來，淨空法師高樹法幢，法席遍及海內外，其來有自也。可恨我慧根不夠，才疏學淺，未能續譜佛印與東坡之佳曲，誠屬憾事也。

十天的課程，轉眼間就圓滿了，我如受醍醐灌頂，初窺佛門堂奧，滿心歡喜地在　恩師引介下，皈依了佛門，當　恩師代表皈依師父　證蓮上人宣說皈依的意義時，一字一句均如霹靂萬鈞，撞擊著我的心靈：「老弟啊，好好地幹吧！」

這是一段嶄新的人生經驗，震撼了我整個人，我脫胎換骨般地，從一個凡夫俗子變爲佛弟子，開始學佛、念佛，雖一無所成，却了無遺憾。

暑期結束，回到學校之後，便信心十足地荷擔起社團的重任，一直到畢業爲止，夜以繼日地幹，而且還大膽地上了講台，把聽來的皮毛講給新生聽，現在回想起來，委實汗顏，這需要何等的勇氣和傻勁啊！是　恩師您，賜給弟子生命的源泉，跌倒了再爬起來，受傷了再鼓起餘勇前進。

五十四年暑假，慈光講座連續舉辦兩期，每期長達兩個星期，每期均有五十餘人參加，我奉　恩師之命，負責連繫事宜，在蔣俊義老師及諸道長指導之下，很順利地完成任務。講座期間及前後，有許多事情必須稟告　恩師，以此因緣得能時常親近　恩師，食必同桌，坐必鄰席。我性本木訥，不善表達，於佛法又無領悟，未能請　師印可，錯失殊勝因緣。不過，每次稟見　恩師，雖未嘗多言，必法喜充滿，渾身舒暢，菩薩度化衆生，語默動靜皆是權巧方便，一拈花一微笑，意在其中矣！

這年暑假，忙碌而充實，大半時間都是在台中過的，

恩師慈悲，愛護學子，任憑我吃住，來去自如。當時，恩師已是七十六歲的老人了，但鶴髮童顏，健步如飛。猶記得每期講座結束後，例有郊遊參訪的活動，恩師豪氣不讓青年，總是走在最前頭，把二十歲左右的學生遠遠拋在後面，我們卯足了勁，還是趕得下氣不接上氣。

課餘之暇，淨空法師常帶我上普陀山，在習習晚風中高談佛理，我們共床而眠，同進同出，一僧一俗了無窒礙，並相約在我大學畢業後環球宏法，他講經說法，我則做英文翻譯。如今，淨空法師確是環球宏法，我也在做翻譯的工作，只是沒有配合在一起罷了。

恩師的課絕不冷場，講堂內座無虛席，尤其是每星期三晚上的講經，更是人山人海，許多學生遠從台北、高雄、台南趕來，即使站在講堂外面旁聽，二個小時下來也不覺倦意。我總是坐在第一排的正中央，雖然許多佛法奧義都不懂，但還是聽得心花怒放，我喜歡 恩師講經時的莊嚴氣氛，在偌大的講堂裏，只有 恩師的獅子吼，大家鴉雀無聲，就連一根針掉在地上也聽得清清楚楚。

恩師講經的態度非常恭敬謹慎，每星期三整天都在慈光圖書館的導師室準備教材，不接見任何客人。三十餘年不疲不厭，有一次碰到颱風來襲，停了電， 恩師叫人點起蠟燭繼續講經，在搖晃的燭光下， 恩師這位佛菩薩的化身，法音宣流，流過漫漫長夜的衆生心中，提醒大家淨念相繼，放下塵勞，把佛號提起。

恩師講經有獨特的方法，每次總是提綱挈領地製成簡表，然後依表解說，前後呼應，絲絲入扣。即使是上唐詩、古文的課，亦復如是。我曾聽過 恩師講解唐詩和周敦頤的「愛蓮說」，把精髓剖析得淋漓盡致，沁人心脾。

恩師視弟子如己出，居陋巷，一瓢飲一簞食而不改其樂，人有餽贈，輒隨收隨送，從不據爲己有。 恩師曾送給我經書、衣褲、襪子，若有深意焉。

五十五年以後，拜見 恩師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雖然，我曾追隨 恩師到新竹宏法， 恩師也數度前來台大晨曦社和慧炬開示，但總是聚少離多。在學業、事業的種種壓力下，我只能心嚮往之，但這些都是偷懶的藉口，道心不堅、求法不切才是眞正的主因。幾次路過台中，近師情怯，提著茶葉，走進那熟悉的老屋，只要向 恩師頂禮問訊，也就神清氣爽了。 恩師每次看到我提著茶葉，總是笑我「擔柴入山」，台中是茶葉的出產地，何煩學生老遠帶茶葉來台中呢？看到我的皓首蒼蒼，更會拿來和自己相比，並且親切地說：「老弟啊，頭髮又白了！」我如何回答是好？是爲衆生？是爲佛法？都不是，只緣業重障深，放不下凡情罷了。七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是我最後一次叩見 恩師，台大晨曦校友居士林一行五十餘人，以朝拜聖地的心情來到台中蓮社，恭請 恩師開示。我們三位年紀比較大的林友，先到 恩師家請安， 恩師看見我又是那一句：「老弟啊，頭髮又白了！」我應聲答曰：「學生是虛白，願如 恩師實白。」我髮白而業未白，有 恩師之髮白，而無 恩師之業白，邯鄲學步，豈可相提並論耶？

前年，蔡榮華師兄從馬來西亞專程來台向 恩師請安，責備我「人在福中不知福，豈可不親近 恩師，常侍左右？」我愧無以對。後來，吳廷烈師兄又幾次從馬來西亞來台叩拜 恩師，我尾隨其後，羞慚不已。豈眞是我福薄，菩薩示現，而不知珍惜耶？

四月十三日傍晚，紀潔芳學長以電話告訴我 恩師往生的消息，我頓時悲從中來。雖然，我知道「衆生應以涅槃相而度者，則示涅槃相而度之。」但我多願意這不是眞的事實，我還有許多迷惑等待 恩師破解呢？尤其是吳師兄

託我稟告　恩師的問題，一直都找不到單獨拜見的機會，恭請　恩師解答呢？莫非是　恩師有意阻止吳師兄的決心嗎？

四月十五日，我又來到台中蓮社，恭恭敬敬地向　恩師三頂禮。二十三年來，這是我第一次那麼恭敬地向　恩師三頂禮，眞是荒謬得很。　恩師生前是不接受弟子禮拜的。有時候，弟子手脚比較快，撲通一聲就拜倒在地，恩師來不及阻止，也就跟著回拜，如此一少一老拜得五體投地，弟子只得一拜就停，免得折磨　恩師老人家。如今，　恩師示寂，吉祥而臥，在佛前，含笑接受弟子的三頂禮，用心良苦，旨在增長我的福慧，消除我的慢疑。

六月一日，我帶著全家四口和一位尚未踏入佛門的印尼僑商，再度來到台中蓮社，參加　恩師的茶毘大典。我夫婦二人同爲　恩師弟子，虔誠膜拜，祈求　恩師早日乘願再來。我的二個小孩，雖然還不知道佛法是什麼，但我曾經帶領他們來到台中蓮社恭聆　恩師開示，也許他們聽不懂　恩師的開示，但他們知道　恩師是一位完人，一位聖賢，一位菩薩。在　恩師的肉體化爲舍利之前，我要他們好好地向　恩師禮拜，祈求　恩師降福加被，讓他們在學佛的路上，信心堅定地前進。至於那位尚未皈依佛門的印尼僑商，已經是我十年的老客戶了，雖然他不會講中國話，也不知道眞正的佛教是什麼，但一聽到我提及　恩師的偉大，也就欣然同往，撇開商務，跟著我在　恩師靈前頂禮膜拜，虔誦「阿彌陀佛」聖號。他是患有糖尿病的，但清晨四點鐘，就和我們趕到蓮社，參加　恩師的七七法會。隨後，我們在蓮社二樓，恭送　恩師的靈體離開蓮社，衆多弟子，不管男女老幼，出家在家，無不嚎啕大哭，連八十八高齡的周慶光老師也匍匐地上痛不欲生。從蓮社到慈德寺茶毘場，數千名弟子念佛不斷，那種虔誠與哀傷發自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不虛假不做作，完全是赤誠的眞情流露，我的那位商場朋友看了，感動得讚嘆不已，他看到了中國人的古風，更看到了一位佛菩薩的威德，他的善根是深厚的，福報是廣大的，否則怎會千里迢迢地從印尼趕來禮拜　恩師呢？　恩師啊！您果眞是菩薩心腸，度化衆生不捨一人，在您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刻，仍然不忘把菩提種子撒在千千萬萬人的心田裏。

六月八日，我們夫婦二人又趕到慈光圖書館，向　恩師三禮拜，在凝重的哀樂中，在感傷的誦祭文聲中，我抬頭仰望　恩師，一如往日的慈祥莊嚴，雙眼炯炯有神地告訴我：「老弟啊，好好地幹吧！」我強忍著熱淚，向　恩師謝罪，是弟子錯了，不能在　恩師生前常相隨學，惟願　恩師早日倒駕慈航，拉我一把。

捧著一尺多高的　恩師德相和一串念珠，我走出了慈光圖書館，回首那老舊的講堂，那風雅的指月亭，那柳條深垂的庭院，我默默地向　恩師許諾：「弟子會再回來的！」

二十三年來，我不會輕易放過　恩師的詩、文、開示或經注，一字一句必再三咀嚼，只是隨讀隨忘，很少烙印在腦海裏。至於平素念佛，從來沒有專心過，信不堅，願不切，行不精，豈會有成就？自從　恩師往生以後，我念佛比較多比較專了，我的信心突然變得比從前堅定，我的願力也不再那麼脆弱，我的修持也會比從前精進才對。　恩師示寂，豈只是宣說無常的眞諦而已？

憶起從前參加慈光講座時，　恩師曾說：「你們是來這裏學佛的，不是來學我李某人的。」　恩師要弟子們依法不依人，要弟子們四爲三不，要弟子們來得自在，去得無礙。此番，　恩師無礙地去，必定會自在地來。阿彌陀佛。

暫停

——記老師與我之因緣

／林淑貞

……房舍毀壞時，總得另尋覓一間，不必悲傷，我們即將再會。——十六世噶瑪巴圓寂前告某弟子語。

㈠

四月十五日下午，南加州的天空蔚藍一似平常，微風不生，幾隻黑鴉偶爾嘎嘎飛過；窗外馬路，流水般車輛如往昔，是個極平常的日子，平常的我，也是鐘擺般的在產品報價、發電報中運轉。

然而這一切平靜，在「慧炬」周老師來電後，却是如何努力也無法再收拾回，五內俱亂，淚眼婆娑，禁不住也抹不去乍驚之下的無奈淚。

李老師，您終於不顧我們西去了，學生不是答應您要好好走路的嗎？是學生太令您失望？還是您已厭倦這場人間遊戲？還是您只是往後台暫停片刻，稍後即出？

我相信菩薩永不對衆生產厭惡感，也相信菩薩永不捨衆生，那麼您是搬個家囉？換新房子住，對不？

台北人福薄，我和老師見面次數，不必撥完十指；然而君子之交淡如水，每回聆聽老師開示，那灌頂之醍醐，足夠學生品味，實踐，再品味，再實踐，反覆受用不知多久；尤其在「道」上愈前行一步，愈覺老師開示的震撼力與深意——拔我苦，與我樂，救我出困境。

並不是每一回見到老師都有最後一年那種「糾心」、悽楚、並慚愧的感覺。

㈡

年少不更事的大一時，以爲自己第一志願進入哲學系是多麼的「哲學」，別人說，「慈光講座」值得參加，這就將當時時髦「存在主義」、「六祖壇經」、「知識論入門」……塞入嬉皮袋，幾條破牛仔褲，隨著慢車幌到台中，滿不在乎往第一排坐下，東張西望，看到合十及哈腰同學，頗不以爲然。表面看來，是那麼明朗猖狂，其實，只是在遍尋不著生命解答之後，打破傳統的一種反抗。

慈光四十天，是老師傳我以知識論上符合邏輯及心理學的析理；形上學上重重架構中指出一條可能突破死胡同之道，末了再指示由此入彼之下手方法及次第。老師正是如來佛，對身旁潑猴自有一套令其五體投地的善巧方便；老師望之則嚴，即之也溫，前一秒可能在大衆面前才奚落過你，後一秒又誇讚你，我極端尊敬他老人家，但對他老人家却一點也生不起畏懼感。也正是那無知少年時代，根本不明白老師行的正是菩薩行，更不會去體恤桌上的一粟一湯來得多辛苦。

再見老師我已爲人婦、人母，臨出國特南下辭行，當時老師開示些什麼，竟是一句也記不得。

鐵鳥來鐵鳥去，關山重洋，再回國，又是六七年光景。有時興起，會升起拜望老師的念頭，但從無具體行動；再聽到老師因食物中毒而四大不調時，已是回國三年後的事。

㈢

凡人不病不求醫。就在那年（七十二年），個人的學佛旅程上發生極大的改變，自願被捲入一場洶湧的教界糾紛，理由只是要護持兩位遠來的出家人——盡在家人本份。

好比一個游泳學了十幾年但從未下過水的人，看到海上有險狀，撲通便下水，不著考慮，但是游泳池裏的教法不足以運用於洶浪，何況那噬人的浪潮還暗藏著陰寒的鯊魚之屬？

到五月份，這場熱鬧已然開鑼，但未正式啓幕，一場台中法會，使得生、旦、淨、末、丑都趕到台中，以護持出家人故，我與另二位婦道人家好友，也別夫別子到了台中。接我們的朋友朱明信，與李老師有極深的因緣，突然問我：「想不想見老師？」他就驅車，我仍依稀記得路名戶號，（都十七年了！）腦中還在放映五十八年的幻燈片，人已在老師的玄關。

片刻，見到未曾有瘦弱（幾乎皮包骨）的老師，當然他依舊不受禮拜供養，只是他老人家行動太不方便了，根本無法回拜。方坐定，老師幽幽然曰：「爲什麼哭呢？年紀大了，總是要死的。」

老師娓娓道來他如何幾次中毒的經過，好似別人家的事；目的是勸我們勿恃年輕有本錢，就不擇飲食，尤要避免人工佐料，師曰：「我需要的只是極少，極簡單的食物，連這樣都無法避免中毒。」臨告別，硬是塞我們一人數罐茶葉。

八月間，上師　夏瑪巴仁波切抵台傳「彌陀」等法，上師的弟子們，紛紛從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趕到台北。上師至台中，凡所有四衆弟子也抵達台中，其中晨曦老社長，新加坡來的吳學長也隨後趕到，他已有多年未見老師，一行人又去向老師請安。

學長自有學長疑情，不表。

我則如抱到佛脚，將滿腹疑問，一一求教。

問一：「未用心時，煩惱來煩惱去，吃飯睡覺，安然無事；已用心後，爲何煩惱一升起，便騷動不已，無法拂平，倍受干擾？」

師曰：「妳會下棋吧，開始先讓你十六子，往後愈戰愈辛苦，壁壘分明，寸步難移，你明白嗎？」

問二：「嗔心如何對治？」

師曰：「不同階段有不同方法，開始下手以『空』、再來『假』、再來『中』，一步一步，也是愈來愈艱難。」

第一答在往後乃至於今日都成爲道上行路的指引，明白這下棋的艱苦，也就格外當心，遇魔遇障時，不致驚慌失措，痛心疾首，反而，在行過一險後，心更生警惕。

吾師，弟子向您頂禮。

八月至十一月間，另一重「看不破」又來遮止。以辦道場因緣，見衆生爲諸苦煎熬，雖盡全力而無法救拔，怨自己無他心通，宿命通，眼見衆人受縛於習氣，隨業流轉，無有已時，而經書說徧，對方究竟不受用。斯時也，吾心寢食難安，逢人便問：「如何善巧方便？」每回攤開「觀音法」，觀一一衆生坐我旁，由眷屬家人，日常諸友觀起，各個人之煩惱一一清楚顯現：生之苦楚，愛慾之折磨，良師之難求……點點滴滴都上心頭，便至淚水潸然，號啕不止，不論居家或法會，雖盡力都無法避免，如是維持了三、四個月，形容憔悴，心神萎靡，無法跳脫。

其中，我家楊兄幾次自美打長途電話規勸：「你以爲諸佛菩薩都在做什麼？衆生有沒有度盡？」雖言之有理，我亦不受用。

某位大德亦說，「你只要盡你最大的力，因爲你無法超過『你最盡力』後做更多的事。」（One just tries one's best, because you can't do more than

your best.)

十一月，隨居士林南下拜見老師，在老師開示下座後，再尾隨老師，合十嚅嚅曰：「善巧方便不會，怎麼辦？」

老師臨去又回頭，以沉靜的眼光與語氣回答：

「同學啊，這善巧方便是佛菩薩的事，咱們凡人，咱們不會，咱們只隨緣盡份。」

就這麼幾句話，千斤肩頭重擔已放下。是了，我只是戲份中一介三流配角，六波羅蜜是我的戲份，且盡力演，諸佛菩薩才是千變萬化的主角。

㈣

自此而後，深深體會到一位身體力行，解行並重導師的重要。那些未經體驗，口頭上傳授你「聖言量」的老師，只能使你明白佛義，至於行上種種細節問題，他們也是愛莫能助。好比一個光只是熟讀旅遊雜誌的導遊，根本無法指導你路途上何處有險坡，那處有溪流，那處前不搭村後不搭店；假設你突然受困於茫茫沙漠，他既無法明白你受困於那一點，又如何指導你用何方法或走那方向到達安全點？

在有機會遇見密宗仁波切時，我總會極力向他們推崇老師，是他老人家殷勤散播菩提種子，才有今日學佛的年青人；是老師的十四講表，使我們明白佛法的經緯；也是在欣賞過老師走過山走過海的幻燈片，才明白見水划舟，見山築路，趨入佛道的法門，應機而運，禪淨密律，用得上才是功夫，根本無對立，無門戶。然時下有人因爲攀緣上密宗，強分顯密高下，忘却啓蒙老師，是他個人頂著偏見黑傘遮止陽光，對陽光又何嘗有絲毫損減？

㈤

是個人福份，得以聆受老師法語，爲其門牆，進而「思」、「修」；亦是個人福薄，入寶山後，空手而回，竟日說食數寶，蹉跎歲月達十數載，到安下心來走路時，愈來愈需要老師拉拔時，師竟示現無常。

計老師與我，師徒因緣十八載，但座下對話不曾超過十次。去歲來美後，仔細檢審所履舊路，不免唏噓。佛門家族，原和人間家族無兩樣，良莠不齊，心性各類，彼行黑業者，受囿於無始習氣，乃有種種愚痴造業，誠可悲也。

個人一年半道上實習生涯，以老師訓「大公無私」爲行事規範，然或亦是限於習氣，或是不懂善巧方便，以致困難疊起，無人受益。然而反省檢討，菩提道上之決心不曾有所損減，反而益加堅定，何以故？每當困窘，或尋解答於金剛經、虛雲年譜及語錄，密勒日巴傳或南下求助於老師。更竊將老師與虛公相比擬，老師一生，行六度不遺餘力，是眞正身心俱出的在家人，試問當今世上，有那一位在家人能與老師功德相配？

但是，他老人家一生中，一定也遭遇過許多令他失望的人與事，在台三十多年來，老人家又何曾有過半點鬆懈與怨言？——每思及此，倍覺個人渺小卑微。

「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原是人間苦楚，如今暫失吾師，弟子無任何人間宏偉具象之物可用以紀念老師，唯求能以卑微之力，集衆和合因緣，將老師的教誨及理想永留於此五濁惡世；個人方面，光是沾沾自喜爲老師弟子是不夠的，弟子會將老師教誨「四宏誓願」牢記心頭，精進履行。

我更相信，分離只是短暫的，很快就會再見到老師。

※　※　※

紀念文字，本難撰寫，尤涉及心中最敬愛人物時，文句呆滯，顚倒無章。寸管片紙，何能描述憶念、追思之千萬分之一？

以周老師一再叮囑，有此嘗試。